

建筑业不再是农民工的首选 更多人涌向服务业或返乡就业

大龄农民工干不动、留不下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更多、不愿进工地……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有近3亿农民工。与10年前相比，建筑业农民工少了1500万。

记者采访发现，重体力、高收入的建筑业不再是农民工的首选，更多人从建筑业涌向了服务业或返乡就业。

专家建议，农民工出现就业新趋势后，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也应跟上。



离开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去哪了？

8月下旬的沈阳，暑气未消。58岁的张军拎着水壶走在工地坑洼的小路上，额头渗着汗珠。

退休在即，张军感慨万千，当初一同出来干工地的七八个兄弟，如今只剩他一人。

他细数，4个大哥退休后返乡养老，两个青壮年去了厂里打工，还有一人转行当了快递站理货员。

建筑工地收入高、门槛低，曾是农民工打工首选，如今情况出现了变化。一面是高素质青年农民工不愿进工地，一面是大龄农民工干不动、留不下……

张军工友的离去，正是这一变化的真实投射。

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(以下简称报告)显示，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，其中建筑业农民工占比15.4%。相较于2014年，27395万农民工中有22.3%从事建筑业，有超过1500万人离开建筑业。

有的等退休，有的想转行

天不亮，张军被疼醒，最近他的腰椎滑脱症又犯了。

想着还有不到两年就可以退休了，他咬咬牙翻身，半睡半醒地休息着。

如今，他是工地上年龄最大的一个，从辽宁朝阳带他出来的包工头赵大哥已70多岁、回老家带孙子去了。

2019年开始，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“清退令”，60周岁以上男性、50周岁以上女性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。

这几年，工地招工越来越年轻化，新来的小伙子再也不“张哥”“张叔”的叫着张军，而是唤他“张大爷”。

“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，啥活儿给的钱多就干啥，苦点累点都不怕。”张军说。

早上6点，张军喷了药就准备开工。今天他要把几处台阶抹平赶完。

如今这样的工地“零活”没人愿意干，全包下来，平均每个月到手4000多元。

入行40年，张军在工地上见证了建筑业的辉煌。

第一次上工地时，张军才18岁，小学毕业没

啥技能，但有使不完的力气，让学啥就学啥，木工、水泥工、架子工、钢筋工、瓦工他都干过。

“赵大哥认识我三舅，便把我从村里带出来打工，这一带就是半个村的劳动力。”张军回忆说，那时候村里拉起来的施工队有50多人，如今只有12人，其中新招的只有3人。

队伍里年长的除了张军，还有49岁的李洪伟。

李洪伟是木工，由于工地的活变少了，最近正想转行去干装修。

“早些年，支混凝土模板、制作木屋盖及木门窗，工地上的木工活可多了。这几年，变成了在工厂造出半成品，拉到工地一拼接就完事了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。”李洪伟说。

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

4年前，闫伟离开工地转行去送快递了。

1年后又在快递站从事理货工作，每个月休4天，一天工作6个小时，月薪4300元。

“工地包吃住，每个月到手9000元，那时孩子还小，家里不用我操心，可以安心在工地上赚钱。”闫伟告诉记者，以前进工地是因为赚钱多、花销小。

但工地上，一年才能回一次老家。如今老大上了大学，老二上小学了，闫伟把一大家子接到城里，一起生活。

相比之前，虽然收入少了，但他能有更多的时间顾家、陪孩子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找工作不只看挣钱多少，更要看性价比。

34岁的吴志强大专毕业后辗转多个行业，也在工地短暂地干过。

他学的旅游管理专业，如今在沈阳的一家环保公司做甲醛清除工作。

吴志强的经历，正是报告公布的全国农民工就业流向变化的一个生动体现。

2023年，有15.8%的农民工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10年前仅为7.3%。

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，更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集。

2023年，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已占总数的53.8%，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十年间增长近100万人。

“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好工作，为啥还要跑那么老远呢。”许新荣和张军是老乡。家乡在振兴

乡村经济，发展特色产业。2021年后，他没有再外出务工，留在镇上一家食品加工厂工作。

这几年电商产业发展迅猛，家乡的白羽鸡销售骤增，许新荣的收入稳定且可观，每个月到手能有3800元。

根据报告，全国农民工省内流动的比例增长至61.8%。以辽宁为例，由于近年来辽宁产业升级，相当一部分产业留住了跨省打工的农民工，“家门口找工作”已成为新趋势。

新趋势呼唤新政策

“真干不动了，村里的自建房还没盖完，再两年就回村里打零工。”张军说，他们是村里少数坚持在沈阳打工的务工者，更多他认识的50多岁的农民工都在本市、乡镇厂里找零活儿。

报告显示，截至2023年末，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.1岁，其中超过三成农民工年龄达到50岁。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6.6岁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.9岁。

无论是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，还是年龄渐长的大龄农民工，近3亿的群体仍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。

农民工离开建筑业，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的减少，更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缩影。

年龄渐长、外出打工的动力愈低，如何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成了各地急需解决的问题。

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认为，农民工就业流向的变化是各行业发展下市场选择的体现。

对此，应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水平，让他们有能力胜任不同行业的不同岗位，从而获得更稳定、更高的收入。

而对于农民工“家门口找工作”的新趋势，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支持和鼓励性优惠政策，扩大当地农民工的就业岗位。

此外，还要治理好农民工薪资拖欠问题。

从自身经历出发，吴志强希望社会上向农民工提供的免费培训多一些。有了技能，找工作会容易不少。“只要肯学习，就算文化水平不高，无论外出打工还是回乡就业，都能找到出路、站稳脚跟。”吴志强说。